

一双白网鞋

□何奎

我曾经珍藏过一双白色网鞋,它在衣柜深处安静地躺了三十多年。每次搬家,我都要翻出来端详,几番拿起又放下,终究舍不得扔掉。直到几年前的一次搬家,物品交由他人管理,我没有亲手清点,从此那双鞋成了心里的痛和一生的遗憾。可鞋子的模样深刻在心底挥之不去:鞋面有几个洞,大小和脚趾头差不多,表面还零星分布着几处暗黄色印渍。

这是我穿过的第一双“网鞋”。那个年代没有真正带网眼的运动鞋,它的橡胶鞋底薄薄的,呈淡黄色,边沿绕着一圈蓝色装饰胶条;鞋面布料没有网孔、不透气,也很单薄,当时人们统一叫它“网鞋”。

小时候,家里条件差,我经常捡哥哥姐姐穿过的旧鞋或母亲纳的布鞋。看到其他孩子,尤其是同学穿着崭新胶鞋或网鞋,心里满是羡慕。回到家里便闷闷不乐,不写作业、不肯吃饭,天天缠住父母嚷着要一双网鞋。

小学二年级开学前的一个赶场天,父亲叫我一同上街,我起初死活不答应。老家当年不通公路,往返集镇得步行十几公里土路。我心里琢磨:路途遥远,走路费劲,还要挨饿。当听到父亲说:“你不想网鞋了?不去就算了。”我怀疑自己是不

是听错了,半信半疑地跟在父亲身后,朝着场镇方向挪动。

天气阴晴不定,一会儿下小雨,一会儿烈日当空。一路上尘土沾满双脚,脚上的凉鞋早已看不出原本模样。我沉默不语,心里只想着网鞋。

终于走到镇上,我跟着父亲在街上逛了好几个来回,在每个摊位前走走停停,双腿累得酸痛发软,眼里只盯着网鞋。

我偷偷地看了看父亲,他也在翻看童鞋,可在看清价格之后不断摇头、眉头紧锁,手伸进衣服口袋把钱捏了又捏。我的心情也跟着在期待和失望之间起伏不定。

就在我心灰意冷之际,忽然听到父亲对摊主说:“老板,把这双网鞋拿给我看看。”说完还叫我上前试穿。我一愣,有种幸福来得太突然的感觉。我当即脱下沾满泥土的凉鞋,迫不及待地拿起那双鞋子,可是没敢把脚直接伸进去——那鞋面雪白,而我的双脚满是泥土,害怕弄脏了买不了咋办。

老板看出了我的心思,急忙递过来一条擦脚布,示意我把脚擦干净后再试。我反复擦拭双脚,还找来一张干净的纸板垫在地上,小心翼翼地穿上鞋子。鞋底软软的,大小肥瘦都很合适,特别舒服,舍不得脱下

来。一旁的父亲微笑中暗藏几分苦涩,不停和摊主讨价还价,最终从三块讲到两块三角买下了这双鞋。摊主有点不太情愿地叹息道:“哎,看在孩子的分儿上卖给你,以后多来照顾生意。”就这样,我终于有了第一双白色网鞋。

返程路上,我边走边哼歌,还唠唠叨叨和父亲说了很多话,双手却始终紧紧按住装鞋的挎包,生怕新买的鞋子不翼而飞。父亲则一言不发,只是敷衍地点点头,估计他根本没听清我说了什么。后来,母亲告诉我,父亲那天身上只带了两块五角钱,差点就买不了这双鞋。听完这话,我心里酸酸的,很不是滋味。

开学那天,我穿上崭新的网鞋蹦蹦跳跳去上学,没有心思观赏沿途的风光。视线总落在鞋子上,只要沾一丁点灰尘,就会心疼得立即擦拭干净。在教室里走动时,我故意挽起裤脚,露出雪白的鞋面。看到同学们羡慕的眼神,我心里十分自豪。

从那以后,我书包里就多了一张手帕,专门用来擦拭鞋面灰尘或泥土。尤其到了夏天,每逢下雨天,我会光着脚上学,到了学校再穿上白网鞋。

年少时的无知也成了后来的笑话。为了让鞋面保持洁白

干净,我偷偷地抹上家里炒菜用的猪油,没过多久,鞋面开始出现黄色斑印。我先后用肥皂水、烧碱反复清洗,污渍却怎么也洗不掉,那种绝望无法形容。当有人问起黄印时,我要么装着没听见,要么胡乱搪塞过去。

当年,山区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犬,上学途中必经的几个院子,随时有恶犬出现,追得孩子们四处逃窜。小学三年级的一个早晨,我像往常一样穿着网鞋去学校,突然一只恶犬扑来,慌乱中我跑掉了一只鞋。等大人把恶犬赶走后发现,那只鞋已被恶犬咬出好几个洞,无法再穿了。我连续几个晚上伤心痛哭,累了就抱着破鞋入睡,梦里哭喊着要新鞋。父母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。母亲拿出卖掉三双手工布鞋、原本准备给外公买棉衣的积蓄,重新给我买了一双一模一样的鞋子。

虽然有了新鞋,但那双有洞的旧鞋,我始终舍不得扔掉,珍藏了几十年。直到那次搬家,它丢了,成了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如今,我依旧偏爱穿白鞋。每当看见脚上干净的白鞋,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双有破洞的旧网鞋,儿时的一桩桩往事顿时涌上心头。当年父亲带我赶场买鞋的画面、母亲油灯下纳布鞋的身影,深深扎根在我的心底。

宣汉县庙安乡有一座“花果山”。此花果山原是一片撂荒山坡,杂草丛生,乱石成堆。只因在外务工的有识之士,从外引进“珍果”——脆红李,零星试种发展成如今规整梯田式的万亩产业园,让脆红李这张响亮的名片,成为家喻户晓的“富果”“幸福果”!

记得小时候,老家房前屋后,山坡地里只有一种青脆李。不知哪一天,突然发现满大街的水果铺、农贸市场里,如紫葡萄似的脆红李占了主角。脆红李有着不俗的颜值:一颗颗紫红圆润,并泛着晶莹剔透的光泽,如一张红扑扑的小脸蛋上,一抹浅浅的“红晕”,略带羞涩。当然,脆红李在幼果期也是穿着绿色的“罩衣”,在独特的地理环境,昼夜温差中吮吸足够的光合日照,它们逐渐褪去叶绿素的淡妆,呈现出花青素的浓妆。如何检验新鲜的脆红李?那就是刚采摘的脆红李,都涂抹着点点“粉尘”,那层白粉其实是天然的保护膜。其次,是它的果核分离,吃起来如脱壳的瓜子轻松惬意。更主要的是它皮薄肉

厚,酸甜多汁。轻咬一口,“咔嚓”一声充沛的果汁溢满舌尖,酸酸甜甜又渗着一股淡淡的花香,吃进嘴里让味蕾一阵欢腾,回味无穷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阳春三月,漫山遍野的李花如春天里的一场雪降临。一场盛大的“李花节”如期而至:无数文人墨客为它吟诗作画,无数游客慕名而来,打卡拍照、流连忘返。一场花事拉开了丰收的序幕,朵朵洁白的李花,化为颗颗饱满的脆红李缀满枝头。

春华秋实,立秋一到,花果山漫山遍野硕果累累,忙碌的“采摘节”热闹非常。果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,背着背篋,挎着竹筐穿梭在果园采摘“幸福果”;一辆辆收购的大货车,满载鲜果运往全国各地;私家车也络绎不绝,天南海北地汇聚而来,体验采摘鲜果的乐趣。市场上也诞生了专门寄李子的临时“快递店”,店里堆满待售的一箱箱、一筐筐、一盒盒脆红李。买菜的乡亲为了与在外务工的家人及亲朋好友分享,他

们在店家挑选一二十斤当即打包快递。人们边打电话与亲人聊着脆红李,边叫老板称李子,把店门围得水泄不通,老板汗流浹背地忙着打包称重,欢声笑语里全是对脆红李的赞不绝口。

此情此景正如果园旁立着的那一块“庙安有李”的“邮票”标示牌:“邮票”封面上一串紫红莹亮的脆红李,与衬托它的绿叶相互辉映,蓝天白云为背景,四边镶着白色的花边锯齿。这一枚枚“庙安有李”的邮票,寄出的不仅仅是脆甜爽口的家乡李,也是儿时的家乡味,更是母亲的味道,浓浓的乡愁。勤劳的庙安人用汗水和智慧换来了不出家门,也能有不俗的收成,他们住上了新房,开上了新车,让家乡焕然一新。登上观景台,俯瞰整个花果山,万丈霞光给果园镀上一道金边。从前,乡愁是记忆中的那间老屋,是家门口那条流动的小河,是月光下那抹淡淡的思念。如今,乡愁是“庙安有李”的亮眼“邮票”,“等李”来“爱李”!

一枚乡愁寄给“李”,请你来品味庙安花果山的美好故事!



一枚乡愁寄给「李」

□陈英